

# 花間集——兼談幽默

課餘之暇，我總愛讓自己遊息於書卷中間，倘有解會處，往往廢寢忘食而甘之若飴，其中之樂趣正如李慈銘在其越縵堂日記中所說：「不特放浪花月非可比擬，即良友清談之樂，亦覺尙隔一塵。」人生之樂莫過於此。乎舞足蹈，自我陶醉之餘，忽然想起孟子的話來——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？噫！音樂是共同的語言，與人分享，益增其樂，文學何嘗不是？柳子厚遊罷袁家渴，尙且「不敢專也」，我何許人？那有傲帚自珍的權利？所以甘戴「文抄公」的大帽子，將區區所得抄錄於此，都爲一集，以饗同好，作爲提神開胃之助。同時我也聊爲獻曝，以避自私之嫌。

幽默大師林語堂有一句出了名的話：「男人的議論，要和女子的裙子一樣，越短越好，最好是沒有。」這裡舉兩個例子，言簡意賅，值得回味再回味。

有一次艾森豪將軍應邀在一項餐會後發表演說；當晚有好幾位演說的貴賓，艾克排在最後一個。輪到艾克登臺的時候，已是午夜時分。艾克說：「主席先生，各位貴賓，剛才在我前面發表的幾篇演說，合起來可以說是一篇最佳長篇小說；可惜我沒有能力再把它繼續發展下去，我只好爲這篇小說點上一個句點。謝謝各位！」

馬克吐溫對於傳教士的說教，曾發表感想，他說：「當講道的人講到十分鐘的時候，我相當感動；而且我決定把身上的錢都捐獻給他。到了下一個十分鐘，我認爲應當把全部財產捐出來！可是再過十分鐘，我就決定一毛不拔了。而到了第四個十分鐘的時候，傳教士的話已經把我說得筋疲力盡，等到他那要人捐獻的盤子擺在我面前的時候，我簡直想把盤子裡的錢抓過來留作自己用了！」

幽默是一種「含有思想的微笑」，幽默而能婉約含蓄，才是上乘。有清一代才子鄭板橋，爲人詼諧，他當淮縣知縣時，有一位尼姑涉及桃緋，請求還俗，他不假思索，下筆批曰：「褪禪心，起凡心

，脫袈裟，換羅裙。准！准！准！准你嫁夫君，弄得僧敲月下門。」令人拍案叫絕。近代吳稚暉先生，頗得其心傳，有一次在選美大會上，他打趣道：「遠看一枝花，近看母夜叉，原來是競豔，啊呀我的媽！」雖是脫口之語，却句句合韻，活生生的白話詩，堪稱一絕。

幽默固不一定要諷刺，然諷刺確能使讀者發生滑稽之感。如「青苗助役兩妨農，天下嗷嗷怨相公，獨有蝗虫偏感德，又隨車駕過江東。」把王安石新政失敗後的窘態，寫得淋漓盡緻。又有一首打油詩：「數年不見詩人面，一見詩人丈二長，不是詩人丈二長，如何放屁在高牆？」是針對一些「某某到此一遊」或在牆頭題詩以誌遊興的好事君子而發的，語雖粗俗，而諷刺到家，令人不禁噴嗤一笑。

去年中國郵報上有一篇文章說，近二十年來由於東西文化交流的結果，人們對於醫生的觀感已有變更，有些人甚至對醫生加以嘲笑，化不滿爲諷刺，例如：『醫生是把不清楚的藥灌到他不明白的身體裡的人。』

『你告訴醫生你病了，他所做的是開給你一個賬單。』

『年輕的醫生等於新墳地。』

『走運的醫生比好醫生高明。』

『上帝治好了病，醫生收到謝詞和診費。』

『醫生治好了人，太陽看得見他；如果殺了人，土地藏起他來。』

『沒有醫生比三位醫生還好些。』（亞歷山大大帝曾說過：「我死是得到衆醫的幫忙。」）

郵報對於醫生的說詞也有如下的刊載：「偉大的病人求治心切，不惜重資，不怕痛苦。但是當醫生的治療見效時，病又太好治了，價錢又太貴了。」

『求治時像天使，付賬時像魔鬼。』

我們以「濟世活人」爲行業的，都不是局外人，讀之除報以莞爾之外，該別有一股滋味吧！

矛盾是幽默的一個因素。這種例子在我國古詩中俯拾即是，像徐文長型那種才子所做的詩：「門前一只鵝，一脚踢落河」，這兩句極土的句子，緊接着「紅冠照綠水，白羽映清波」，也頗使人擊節稱賞。諸如此類的還有「東邊一棵大柳樹，西邊一棵大柳樹，南邊一棵大柳樹，北邊一棵大柳樹」，這是四句很俗而單調的句子，緊接着「任你東西南北，千絲萬縷，繫不得行舟住。東邊啼鷓鴣，西邊叫杜宇，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，一聲聲不如歸去」。就覺得要多風韻就多風韻！又「一片一片又一片，兩片三片四五片，五片六片七八片」，緊接着「飛入梅花都不見」，就成爲一首有名的詠雪詩了。明朝解璠陪成祖幸泰山，隨口吟道：「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上到山頂上」，什麼鬼詩？簡直是開玩笑。別忙！緊接着「舉頭紅日白雲低，萬里江山憑一望」，皇上遂龍顏大悅。

幽默應該有溫柔敦厚的旨趣，幽默文章要能談言微中，但不易爲，一不小心便流爲油滑胡鬧，或甚至以肉麻當有趣；這就必須靠才氣了。本校訓導主任錢教授工詩詞，他有一次題一匹駿馬的畫：「勁挺空群居第一，回頭不見弟兄七，自馱穆滿去西池，笑做人間亡駕術。」單薄一駿，居然成爲八駿之雄，獨占鰲頭，把其餘七駿拋在烟塵飛揚的眼後。看！這不就是幽默嗎？若無才氣，安能至此？

我再舉幾則頗有趣的對聯：「季子每言高，與我意見原相左；藩臣常誤國，問他經濟又何曾。」爲曾國藩與左宗棠（季高）對罵的傑作，他兩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均掛上聯裡去了。陳哲與熊廷弼亦曾以對聯互罵：「四脚橫行，試問能分南北？隻耳偏聽，到底不是東西」能字生有四脚不就是「熊」？隻耳附上東字不等於「陳」？有意思！又吳佩孚有一副對聯是嘲王揖唐的：「其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，而足下竟以爲舍我其誰之仔肩」，耐人傳永！

中國文學到了「詞」可以說是登峯造極了，我就錄些絕妙詞句吧！本欲對其中奧妙玄機之處有所點示，奈何寫到這裡，這枝禿筆已覺拙澀，還是趁

這極致的當兒歇歇吧，否則就要走下坡了。況且如人飲水，個中冷暖，不可爲外人道耳，還得請讀者諸君自己細細去品嚐哩！

△也不做花香，東風何事吹散。（張炎）——雪  
△半怯春寒，半俛春色，養得胭脂透。（張鉉）

——詠海棠

△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，清光更多。（辛棄疾）

——詠月

△幾度半空敲月，山南應山北（張榘）——南屏晚鐘

△寫不成書，只寄得，相思一點。（張炎）——孤雁

△今生辛苦沒人知，怪道來生抱恨蹙双眉。（濮文昶）——詠蠶蛾

△梅疏待雪添。（晏幾道）

△風裡一池楊柳。（周紫芝）

△波底夕陽紅濕。（趙彥端）

△風乍起，吹縹一池春水。（成幼文）

△柳梢風急墮流螢，隨波去，點點亂寒星。（汪藻）

△把酒勸斜陽，小向花間住。（吳潛）

△屋上松風吹急雨，破紙窗間自語。（辛棄疾）

△多情簾燕獨徘徊，依舊滿身花雨又歸來。（田不伐）

△楊花生是飄零種，愈飄零，愈覺纏綿。（楊後）

△山色難題，樓前有鴈斜書。（吳文英）

△飄盡楊花雨偏肥，摘來梅子春先瘦。（陳維崧）

△却笑東風從此，便薰梅染柳，更沒些閒。（辛棄疾）

△漁市孤烟裊寒碧，水邨殘葉舞愁紅。（柳永）

△隔窗寒雨，向壁孤燈弄餘照。（周邦彥）

△新愁萬斛，爲春瘦，却怕春知。（高觀國）

△今宵酒醒何處，楊柳岸，曉風殘月。（柳永）

△喚半規明月，掛在疎籬等。（逸名）

△檐外蛛絲網落花，也要留春住。（辛棄疾）

△暗裡東風，可慣無情，攪碎一簾涼月。（周密）

△一曲清歌，暫引櫻桃破。（李後主）

△枕前淚共階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。（聶勝瓊）

△怪別來，胭脂慵傅，被東風，偷在杏梢。（趙汝光）

△晚來風定釣絲閒，上下是新月。（朱敦儒）

△春愁在，碎雨敲花聲裡。（朱晞孫）

△花徑款餘紅，風沼縈新皺。（李之信）

△囊借白雲裝點，心隨紅葉飄揚。（紀秋實）

丁未臘月 作于大慶居